

# 从格雷马斯叙事学看《开端》

冯 慧

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00

**摘要:**热播电视剧《开端》的独特叙事手法和深刻立意,新鲜的“无限流”设定,集科幻、探险、悬疑等元素于一体的故事情节使其拥有极高热度和讨论度,本文从格雷马斯叙事学出发,分析电视剧《开端》的表层叙事和深层叙事结构,梳理出隐藏在文本结构中的角色关系和故事逻辑,进一步分析该剧的成功之处和进步空间。  
**关键词:**《开端》;格雷马斯;施动者模型

## On The Beginning from Greimas Narratology

Hui Fe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050000,

**Abstract:** The unique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profound meaning of the hit TV series “Beginning”, the fresh set of “infinite flow”, and the storyline integrating science fiction, adventure, suspense, and other elements have made it highly popular and discussed. Based on Greimas’ narrat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urfac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the deep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TV drama “The Beginning”, combs out the role relationship and story logic hidden in the text structure,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success and progress of the play.

**Keywords:** The Beginning; Greimas; Giver model

2022年1月11日,改编自祈祷君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开端》在腾讯视频播出,自1月11日上线后,18日单日播放量首次破亿,19日单日播放量达到1.63亿,25日VIP大结局单日播放量为1.35亿,截止25日,总播放量已破13亿。迅速成为了2022年开年第一部引发广泛热议的剧集,该剧讲述了游戏架构师肖鹤云和在校大学生李诗情在公交车上遭遇爆炸后死而复生,在公交车发生爆炸的时间段陷入时间循环,二人从下车逃离自救到一步步寻找真相、消除隔阂,最终阻止爆炸的故事。

对于观众而言,电视剧《开端》使用国内相对新鲜的“无限流”设定,集科幻、探险、悬疑等元素于一体,搭建了时间循环、寻找谜底、破解循环的故事框架,特定的人物通过事件进入循环,直到完成某一任务,才能解除循环,回归正常生活,剧中将一一排除公交车乘客“嫌疑”的过程作为一道道谜题,随着剧情推进逐步展开,让观众感受到极强的解密快感。但《开端》的火爆,除了无限流题材的新颖可看,其基于现实世界的真实设定让人动容,在一辆普通的45路公交车上刻画了一出社会众生相,有对普通人人性的真实反映,也有对社会底层的关照,更有男女主人公肖鹤云和李诗情成长变化的动态刻画。电视剧《开端》的成功,离不开其突出的叙事结构和真实立体的人物塑造,下文将从格雷马斯叙事学的角度,分析电视剧《开端》的叙事结构。

### 一、施动者模型:格雷马斯结构主义叙事

格雷马斯坚持结构主义立场,认为叙事文本有表面内容和深层结构两个层面,其表面内容也许千变万化,

但深层结构却极其稳定,格雷马斯在吸收借鉴了俄国文学家普罗普的俄罗斯民间故事角色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三组对立的施动者模型——主体—客体,发出者—接收者,辅助者—反对者,并且指出这三组对立关系足以阐明一个故事的微观域结构。格雷马斯认为,这三组对立关系可进一步表现为愿望(主体与客体),交流(发送者与接收者),帮助或阻碍(辅助者与反对者)。

### 二、《开端》的表层叙事分析

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将故事的表层叙事形态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产生愿望、具备能力、实现目标和得到奖赏。从此四个阶段划分《开端》的叙事过程。

#### (一)产生愿望

##### 1. 自救

电视剧开始,李诗情已经在45路公交车上进入爆炸循环,在两次爆炸后意识到自己乘坐的公交车爆炸是真实而非梦境后开始采取行动,于是谎称旁边的肖鹤云在自己睡着后摸自己,司机不能更改行驶路线,车上乘客也不愿意一起去派出所,于是给出下一站到派出所的建议,而李诗情为避免在桥上遭遇爆炸,央求司机在路边停车,得到同意后想多救一些人,但没有人愿意为其作证,只能拉下肖鹤云。在这一轮爆炸中李诗情完成了自救,却在公交车爆炸时被摩托车撞倒进入医院,目睹了这起事故被炸伤亡的人,开始产生了拯救公交车乘客的愿望。

肖鹤云被拉下车后依然没有逃脱被炸死亡,二人进入了循环,肖鹤云尝试两次下车,拉响警报、敲碎车窗

都没有作用后，二人一同下车商量对策，但二人在被警方以事故幸存者的身份找到后，二人的循环经历让他们在警方眼中成为了嫌疑人，警方找不到突破口，只能换人审讯，给李诗情和肖鹤云二人设套，谎称对方已经招供，逼迫他们说出实情，二人也因此产生仅自救和救乘客的分歧。

## 2. 拯救乘客

二人在经历十次循环后，意识到自己经历的循环没有办法让他人相信，无法取信于警方，反而让自己成为了最大的嫌疑人，第十二此循环中，二人发现循环的时间在提前，在这次循环中二人可以正常在沿江东路站下车，李诗情想留下来，拯救一车乘客，而肖鹤云想脱离循环，回归正常生活，二人在公园中争吵，李诗情决定独自承担，但在肖鹤云在警局外了解到事故的惨烈之后，内心难过，打电话给警局内的李诗情提醒其睡觉进入下一次循环，至此二人产生共同愿望和目标，即拯救乘客，阻止事故的发生。

### (二) 具备能力

#### 1. 排查凶手

李诗情和肖鹤云二人在经历数十次爆炸后开始明白在从车上醒来到爆炸的短暂时间里，仅报警而不作为的话依然会造成伤亡，二人决定逐一排查车上乘客，找到凶手，第一次二人检查了后上车的卢迪，但他只是一个背着猫乘坐公交害怕被发现的二次元少年，但在这次检查中二人收获了卢迪的“暗号”，这个暗号在最后一次循环中成为了卢迪帮助李诗情的条件。随后的第十六次循环中，李诗情肖鹤云二人检查了马国强脚下的编织袋，但袋子里只有给儿子的西瓜，十七次循环中除了被忽略的司机，剩下的排查目标只剩下提行李箱的老焦和拿高压锅的阿姨陶映红，老焦主动打开行李箱想将卫生巾借给李诗情排除嫌疑，直到第二十一循环，司机和陶映红被锁定，排查凶手的任务完成。

#### 2. 获取帮助

主人公在多次循环中发现，需要调动公交车上所有能提供帮助的人，才能阻止爆炸的发生，因此在十五次循环中，二人获取了卢迪的信任，并且给出了暗号，十七次循环中交代了老焦为了让女儿安心上学想要得到一笔见义勇为奖金而不顾危险救火，为结局老焦帮忙做下铺垫。第二十三次循环中，李诗情跟随江警官找到了王萌萌案件的目击证人，获得了猥亵王萌萌的人照片，成为最终司机放弃炸车的关键因素。

#### 3. 通知警方

主人公在几次报警中逐渐找到最简洁和有效的报警方式，肖鹤云在第二十三次循环中追问了张警官的电话，从而结束这起事故。

### (三) 实现目标

李诗情和肖鹤云二人在第二十五次循环中，终于给了警方最详细的凶手信息和部署计划，并争取了时间，

在李诗情醒来后发现由于肖鹤云的身体透支，不能醒来，独自按照两人设定好的情节找到卢迪、老焦为制服陶映红抢走炸弹做准备，张警官在桥上布控完成，在抢夺炸弹的过程中肖鹤云苏醒并且在关键时刻制服了手拿匕首的陶映红，李诗情在最后时刻拿出了目击者拍下的猥亵王萌萌的男人照片，向司机说明只要放弃炸车，就将照片交给警察，让警方重新调查还王萌萌一个公道，张警官由此夺走炸弹，王兴德陶映红自首，至此，男女主人公实现了目标，阻止了爆炸，拯救所有人的生命。

格雷马斯叙事学中的“实现目标”是指一个让某个状态发生转换的行为，它有两种类型——从拥有到失去，或从没有到拥有；函数形式为： $F(S)=[(S \wedge O) \rightarrow (S \vee O)]$  或  $F(S)=[(S \vee O) \rightarrow (S \wedge O)]$ 。公式中的 S 是主体，F 是主体采取的行动，O 是失去的或拥有的东西。在本故事中，主人公李诗情和肖鹤云 (S) 通过一系列行动 (F)，包括排查嫌疑、调查真相、获取乘客帮助等，终于达成阻止爆炸的目标，挽救了所有人的生命 (O)。

### (四) 得到奖赏

格雷马斯认为，是否得到奖赏表明了目标是否实现。剧中李诗情和肖鹤云不仅查明了事故原因，找到了王萌萌案件的真相，阻止了爆炸，还收获了爱情。老焦得到了见义勇为奖金，让女儿能继续上学，卢迪获得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马国强终于与儿子相见，了却遗憾。这是对目标实现的奖赏，也交代了这一目标的最终结果。

## 三、施动者模型下的深层叙事

由上文表层叙事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阻止爆炸 查明真相”核心叙事阶段的三组施动者关系及其公式。

“循环” (发出者) → 乘客 (客体) → 李诗情、肖鹤云 (接收者)

↑

乘客、警察 (辅助者) → 李诗情、肖鹤云 (主体)  
← 陶映红、王兴德 (反对者)

### (一) 主体—客体

在主体—客体的施动者模型中，最核心的一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格雷马斯叙事理论受到普罗普的深刻影响，其施动者模型最初也由传统民间故事衍生。民间故事中主体与客体的愿望关系，一般表现为“寻找”或“拯救”主题，主体通常是主人公，而客体通常是被主体所希望的存在人或存在物。如在经典的圣乔治屠龙传说中。主人公圣乔治收到来自堡主的委托，去救城堡主被恶龙带走的女儿，因此圣乔治是故事的行动主体，堡主的女儿也就是被拯救的客体，后续也有学者们认为，这种愿望也可以是贪婪、嫉妒、惧怕、仇恨、感受生活、自我实现等多种形态，在电视剧《开端》中李诗情、肖鹤云被动进入了循环，被赋予了拯救一车乘客的任务，二人自发的产生了调查真相，拯救乘客的愿望，成为施动者模型中的主体，乘客作为被拯救的对象，是施动者

模型中的客体。

### (二) 发出者—接收者

第二组施动者模型是发出者—接收者，即任务的委派者和执行者。李诗情在买书途中搭乘公交车，被“循环”选中进入了死而复生的时间循环，不断循环从上车到发生爆炸的时间段，并且以入睡作为重新进入循环的标志，而肖鹤云因为李诗情第一次成功下车被救下也进入循环，肖鹤云以消耗身体为代价陪伴李诗情反复时间循环。二人脱离循环的条件是调查王兴德、陶映红炸车目的，查明真相阻止爆炸，是“循环”赋予了李诗情、肖鹤云这项任务，因此其作为施动者模型中的发出者，而李诗情、肖鹤云作为执行这一任务的人是施动者模型中的接收者，而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存在与客体的关联，即发出者为保护客体而赋予接收者任务，在“循环”中的肖鹤云、李诗情两人随着故事的发展，逐渐了解到公交车上每一个普通人的辛酸与善良，也出自救转变成为拯救一车乘客，成为这一任务的执行者。

### (三) 辅助者—反对者

第三组施动者模型是辅助者—反对者，辅助者就是指能够提供帮助或促成愿望实现的人，反对者则正好相反，是阻碍破坏者。格雷马斯曾经强调，角色与行动元（施动者）并非一一对应，一个行动元可能由几个角色表现出来，一个角色也可能是几个行动元的结合，因此可以将剧中的多位角色对应为辅助者和反对者。辅助者包括老焦、卢迪、张成、江枫、刘瑶、马国强等，反对者则是王兴德和陶映红。辅助者帮助主体完成拯救客体的任务，反对者则相反，在剧中辅助者与客体有所重合，主体面对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必然寻求外援，而车上的乘客作为客体是最有可能提供帮助的人，因此客体也成为了辅助者的一部分，符合生活逻辑，更传达出帮助别人有时就是帮助自己的暗示。而反对者从自身带一车人为女儿陪葬来保护社会的立场出发，与主体和辅助者立场相对，结局除了通常我们看到的制服和裁决以外，更挖掘了两个普通人如何被逼到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唤醒社会，为女儿求得清白，剧中最终的解决方式是打开两人的心结，也体现了该剧的人文关怀。

## 四、结语

从格雷马斯叙事学角度看电视剧《开端》的文本结构和施动者模型下的深层叙事，在表层叙事方面，电视剧《开端》将主人公产生愿望和具备能力的阶段设定完全融入生活，产生愿望阶段两人因为自救和救乘客的问题上有所分歧，却并未在善良与邪恶间划明显的分界

线，剧中肖鹤云说道：“善良不是廉价的美德，它要和能力相匹配”“我做不到你那么善良，我就是恶劣吗？”一语道破了当前社会环境中很多人心存善意却因为自己的弱小或艰难很难向受害者伸出援手的现状，具备能力阶段李诗情、肖鹤云二人一步步了解乘客的背景，抓住他们的心理从而寻求帮助，也正是前两个阶段的细致铺垫，结局才显得顺理成章。在施动者模型下的深层叙事中，“循环”作为非自然现象成为任务的发出者，这一新奇的设定却发生在一辆普通的公交车和两个普通人身上，让观众很容易有代入感，像在循环中层层闯关从而获得游戏的快感和成瘾性，同时对于辅助者与反对者的刻画并非是非黑即白，相反，反对者王兴德是每个人眼中的好人，辅助者马国强曾因为杀人入狱，而他们也都只是想要努力生活的普通人，其深刻的现实基因也在提醒人们《开端》的美好结局，并不在真实生活中时时上演。而电视剧《开端》的所谓“烂尾”评价，也在提醒同类题材影视剧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结局大肆渲染所有人的和解，过于消解了人物困境，这样对于美好愿景的表达，削弱了一定的现实性。因此也让被剧集现实性吸引的观众感到失望。

### 参考文献：

- [1] 罗钢. 叙事学导论 [M].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2] 张武进. 空间视阈下的电影空间——论电影空间及其功能与美学形态 [D]. 华中师范大学, 2009.
- [3] 马佳佳. 新世纪中国灾难片叙事艺术研究 [D]. 扬州大学, 2016.
- [4] 周靖波. 电视虚构叙事导论 [M].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33.
- [5] [法] A.J. 格雷马斯. 结构语义学 [M]. 蒋梓骅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251-268.
- [6] 唐鑫. 从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解析电影《战狼2》 [J]. 戏剧之家, 2018(13):83-84+100.
- [7] 刘小妍. 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简介及应用 [J]. 法国研究, 2003(01):198-203.
- [8] 刘小妍. 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简介及应用 [J]. 法国研究, 2003(01):198-203.
- [9] 孙倩. 试用格雷马斯的“施动者模型”分析《聂小倩》 [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9(03): 53-56.
- [10] [法] A.J. 格雷马斯. 结构语义学 [M]. 蒋梓骅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258-263.